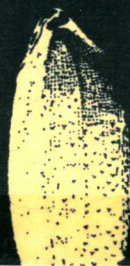


福岡正信

自然農法
わら一本の革命



一根稻草的革命

每天，我把这个农园看作是伊甸园，只要能满怀着欣喜去工作，就是幸福。

【日】福岡正信 著 吴菲 译

一根稻草的革命

〔日〕福冈正信 著

吴菲 译

自然農法
わら一本の革命



自然農法 わら一本の革命

SHIZEN NOHO WARA IPPON NO KAKUMEI

Published by Shunjusha Publishing Company

Copyright © 2004 Masanobu Fukuoka

Chinese translation rights in simplified characters arranged with Michiyo Shibuya, Kanagawa through Japan UNI Agency, Inc., Tokyo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桂图登字:20 - 2016 - 06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一根稻草的革命 / (日) 福冈正信著; 吴菲译. —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7. 1

ISBN 978 - 7 - 5495 - 8002 - 6

I. ①一… II. ①福… ②吴… III. ①散文集—日本—现代 IV. ①I313.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6)第 068031 号

出品人: 刘广汉

特约策划: 乐树文化

责任编辑: 阴牧云 顾杏娣

装帧设计: 金 泉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广西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 541001)
(网址: <http://www.bbtpress.com>)

出版人: 张艺兵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销售热线: 021 - 31260822 - 882/883

山东鸿君杰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印刷

(山东省淄博市桓台县寿济路 13188 号 邮政编码: 256401)

开本: 890mm × 1 240mm 1/32

印张: 8.75 字数: 176 千字

2017 年 1 月第 1 版 201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定价: 39.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目 录

第一章	什么是自然——无即是一切	1
	请看这麦田	3
	世上本来无一物	7
	回归故里	14
	致力于无为的农法	18
	作为农业源流的自然农法	23
	自然农法为何难以普及	27
	人类并不了解自然	30
第二章	人人可行的快乐农法——世界瞩目的日本自然农法	35
	种植稻麦的实践	37
	自然农法的四大原则	43
	面临抉择的日本的稻作	51
	利用稻草和麦秸的农法	57
	理想的稻作	63
	柑橘种植的实践	68
	科学技术的意义与价值	77

第三章	对污染时代的回答——唯一的路	83
	食品公害问题为何无法解决	85
	化学肥料是海洋污染的原因	88
	水果受害尤为严重	92
	徒劳无功的流通机构	95
	自然食品热意味着什么	98
	自然栽培的味道	102
	何谓人类的食物	105
	忘记了原点的日本农政	110
	企业式农业终将失败	115
	农业技术研究为谁服务	119
	只需侍奉自然即可	122
	日本人应当吃什么	125
	农民失去了正月的闲暇	128
	生息于共同体之中的自然农法	131
	自然农法与有机农法	134
	自然农法的使命是什么	138
第四章	绿色哲学——对科学文明的挑战	141
	似懂非懂	143
	谁才是傻瓜	148
	我是为了进幼儿园而生的	152

	行云流水与科学的幻想	158
	让相对论见鬼去吧	163
	没有战争也没有和平的村庄	168
	一根稻草的革命	173
	京城之梦	179
	苇管望天	184
第五章	病态的现代人的食物——自然食的原点	189
	何谓自然食	191
	自然食的摄取方式	196
	食物的本质	205
	关于自然食的总结	218
续章	“一根稻草”的美国之旅——美国的自然与农业	225
	加利福尼亚为何沙漠化	227
	失控的美国农业	237
	“我思故我在”	245
	志在扩张的机器文明的僵局	250
	后记	257
	我的愿望	263

第 一 章

什 么 是 自 然

— 无 即 是 一 切

请看这麦田

五月某日，于自然农法种植的农田前

我坚信，从一根稻草甚至可能引发人类的革命。

看起来，一根稻草极其轻微、渺小。说这样一根稻草也能引发革命，一般人会认为是异想天开。然而，我却在某个时刻领悟到，一根稻草可以引起革命，一根稻草有其分量，从一根稻草可知一事一物的本质。

从那时起，我的一生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乱了套。我的所思所想，所作所为全都为之一变。事实即是如此。

我已经做了近四十年的农民，你们可以看看这片田地。

实际上，这片田地三十五年来从未耕耘过。从未施过化学肥料，也没使用过防治病虫害的杀菌剂。

不耕田，不除草，也不使用农药或化肥，这田地里依然每年连续种植着水稻和小麦。



请看这麦田

您现在看到的这些麦子，每反^①田地至少有十俵^②的收成。部分田地的产量估计能达到十二三俵。这产量应当能与爱媛县的高产田相媲美。爱媛县全国第一的地位怕是难以保持了吧。

在我内心里，我自负地认为，应该没有哪里的稻子能结比这更多的稻粒。这粒数与其说是日本第一，不如说已经是世界第一了吧。

看着这些裸麦和小麦，不知各位有何感想？

自然农法简而言之，就是不要农机具，不要农药和肥料。只是在稻谷还没收割前，就往稻田里播撒麦种，然后把收割稻谷时余下的稻草撒

① 反：田地的面积单位，1反约等于10公顷。

② 俵：原指用稻草编织的草袋，用于保存粮食等。用作稻谷容积单位时1俵约等于60公斤。



自然农园的稻田里沉甸甸的稻穗

在上面而已。

播种稻谷依然用同样的方法。这些麦子预计五月二十日左右收割，大约在收割前两周，往麦子上面播撒稻种，等麦子收割以后，再把麦秸原样撒在地里。

也就是说，种麦和种稻用的是完全相同的方法。这是自然农法的一个特征，但其实还有一个更简单的办法。只需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旁边的这片田里已经撒下了稻谷。

撒麦种的时候，将稻种也一起撒下。这样，在正月来临之前，就已完成了播撒麦种、稻种的工作。

而仔细的人应该已经注意到，这片田里还种了三叶草。这些三叶草

是在十月上旬播种小麦之前，在即将收割的稻田里播种的。

依照先后顺序来说，在这片田里，十月上旬在稻谷里播种三叶草（旱稻的话就种苜蓿），中旬播撒麦种，下旬割稻，十一月下旬播撒稻谷。稻草就原样撒在田里。其结果就是各位现在所看到的麦田。

只需一两个劳动力，就完成了种植稻子和麦子的所有工作。恐怕没有比这更简单的稻麦种植法了吧。

这种农法完全否定了通常的农业技术或者说是科学技术，将人类智慧所带来的科学知识彻底抛弃了。这种栽培法一概不使用人们认为有用的农机具以及肥料、农药，因此说它从正面否定了人类智慧和人类行为也不为过。至少，没有这些东西，仍能达到同样产量，甚至更多的稻麦收成。实例就摆在各位眼前。

世上本来无一物

最近有很多人问我：这样的农法，你是从什么时候、为什么开始的？起因究竟是什么？

关于这件事，我至今从未向人说起。因为确实没什么可说的。只是一瞬间的冲击，或者说是灵感，那样一个微小的体验成了它的起点，也成了我思想的一大转机。

那次经历改变了了我的人生。我在那一刻得出了一个结论。

虽然说出来也没有什么，我当时的结论是：“人其实一无所知，事物本身毫无价值，不论做了怎样的事，都是无益、无用、徒劳的。”也许你会认为这不合常理，但是如果要用言语表达的话就是这样一个结论。

这思想就这样突然在我尚未成熟的头脑中产生了。然而，那个“人智、人为全都无用”的结论和思想究竟是对是错，我自己并不清楚。只有一个坚定的信念在胸中燃烧着。当时就是那样的状态。

按照通常的看法，不论谁都相信，没有比人类智慧更伟大的东西。人类作为万物之灵长，是一种价值非凡的生物，人类所创造、所完成的

一切，不论是文化还是历史都非常了不起。

我的想法仿佛将这一切都否定了，所以，不管跟谁都说不通。即使我试图把自己的想法当成一个错误，将它从头脑中赶走，但我却找不到否定它的材料。无论如何我也无法认为它是错误的。

于是我想，这个想法正确还是不正确，我要亲自实践一下，将它具体落实，并做出决断。我想做个农民，种稻种麦，哪怕花费三十年、四十年也要去验证我的想法是否正确。

这就是改变了我的人生的经历。如今，我也该来讲述一下了。那是在四十五年前，我刚满二十五岁的那年春天。

当时我在横滨海关的植物检验科工作。我的主要工作是给从外国进口的植物做检疫，或给出口植物做病虫害检查。那地方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非常多，平时只需在研究室做自己专业的植物病理学研究就可以了。

研究室位于一座俯瞰横滨港的山丘上，与山手公园相邻，正对面是一座天主教的教堂，东面是菲利斯女子学院。环境非常安静，正适合做研究。

在这个研究室里做病理研究员的还有黑泽英一老师。我早年师从岐阜高等农业学校的樋浦诚老师学习植物病理，后来又接受了冈山县实验农场的铸方末彦老师的实地指导。黑泽英一老师是我遇到的第三位老师。黑泽老师在学界怀才不遇，他曾将水稻的稻恶苗病的病原菌分离培养，成功提取了这种病菌在培养基中分泌的一种名为赤霉素的毒素。赤霉素具有奇特的性能。只需让秧苗少量吸收一点，稻谷就能长得特别高，而

一旦加大剂量，就会得到相反的结果，稻谷会长得极其矮小。黑泽老师发现了这个现象，然而它在日本却没有受到重视。后来，美国人注意到这个研究成果，应用赤霉素培育出无籽葡萄。

拥有如此业绩的黑泽先生，对我而言却是一位慈父般的老师，他甚至教我怎么自制解剖显微镜。我当时正埋头于树脂病的研究。这是一种导致美国和日本的柑橘类果树的枝干和果实腐烂的病。

我终日窥视着显微镜，或观察培养的细菌，或将细菌和细菌交配，或培养新的病原菌。那是个饶有兴味但需要耐性的工作，我有一次竟然晕倒在研究室里。

即便如此，毕竟是多愁善感的青年时代，我也不可能成天关在试验室里。而我所在的横滨又是个不乏玩乐场所的时尚之地。

那个时期我正热衷于摄影。有一次，当我漫步在栈桥时，遇见了一位美女。我觉得她是一个完美的拍摄对象，于是请求那位美女，让她站上外国轮船的甲板拍照，还不停地要她摆各种姿势。我们道别后走下船来，她要我把照片洗出来给她寄去。我向她询问地址，她没有告知姓名，只说了“大船”两个字便离开了。回来后，我冲洗了照片，并询问朋友是否认识这个人。朋友告诉我，这是最近正走红的高峰三枝子。我立刻把放大的十多张照片寄了去。之后不久，那些照片被签上名寄了回来。不过少了其中一张。后来一想，那是一张侧脸的特写，想来是照出了脸上的皱纹。我仿佛由此窥见了女人的心思，这真是一段非常愉快的往事。

别看我长得其貌不扬，却也常常跟随爱跳舞的朋友去光顾南京街^①一家名为佛罗里达的舞厅。在那里我遇到了歌手淡谷纪子，并邀她跳了一支舞。她巨大的身形盖过了我的体型，我很难抱住她，那感触令我至今难忘。这又是一段快乐的回忆。

总之，我曾是个忙碌而幸运的青年，白天为显微镜下自然的生生不息而惊叹，为自然界里微观世界与广袤宇宙世界的极度相似而感到不可思议；而在夜晚，我也曾恋爱，也曾失恋，尽情享受着比一般人更为肆意的娱乐。

由于年轻人所特有的喜怒哀乐，或者说是因感情纠葛的折腾，我身心的疲劳渐渐郁积，甚至昏倒在研究室里。就在那时，我又染上了急性肺炎，终于被送进了位于警察医院楼顶的病房，接受气胸治疗。

那病房位于楼顶，窗户上完全没有遮挡，又是刮风又是下雪，感觉就像被扔进了寒冷的大海。被窝里倒还暖和，脸却冷得像被冻住了一般。护士们也因为太冷而难得露面，体温计递过来，转头就下楼去了。简直就是野蛮疗法。

再加上住的是单人病房，很少有人来访。我感觉突然被推进一个孤独的世界里。在此之前，我过着说平凡也平凡，说顺利也顺利的日子，但不知怎么突然就乱了套，仿佛自己已面临着死亡的恐惧。而今想来，当时完全不用那么恐惧。

自己以前信赖的究竟是什么？为什么那么安然无忧呢？我的平凡生

① 南京街：即现在的横滨中华街。

活急转直下，落入了怀疑的深渊。我被一种深陷绝境的紧迫感驱使着，迫切地想要走出现状。

我总算出了院，可是一旦陷入苦闷的世界便难以自拔。对于何谓生、何谓死，我烦恼不已。

我一直沉浸在烦闷之中，睡不着觉，无心工作，几近精神分裂的症状。为了在星空下消解这仿佛在胸中燃烧的、令我无所适从的烦恼，我不知在山上、在海港彷徨过多少个夜晚。

那天晚上，我也是漫无目的地走着，一直走到筋疲力尽。我来到外国人墓地附近一处看得见海港的山丘，神志不清地背靠一棵大树。也不知自己睡着了还是醒着，就那样迎来了清晨。日期是五月十五日，在某种意义上，那天成了我命运转变的日子。

我睡眠惺忪地看着港口渐渐天亮。晨风从山崖下吹上来，晨雾转眼便消散了。这时，刚好飞来一只夜鹭，它一边发出尖利的叫声，一边“啪啪”扑腾着翅膀飞走了。

就在那个瞬间，我感觉自己体内所有混沌不清的、迷雾似的东西被吹散了。那些曾经执着的心情、思想之类，都消失在一瞬之间。所有的信念，精神的支柱，忽然消散。

就在那一刻，我好像懂得了一个道理。

当时，我不由自主地冒出一句话：“这世上不就是什么都没有吗？”我好像明白了“无”这个词的含义。

此前总想着“有”，拼命握在手里的东西，于一瞬间消失。其实什么